



张謇与南通医院

□朱江

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重点是实业和教育。7月27日,张謇在长崎登上“弘济丸”号轮船,准备回上海。张謇总结其70天的日本之行,自付连日调查实业和教育情况,尚有未及详细留意的事项。同时还对没有观察日本的医事,表达了遗憾:“日本医学发达最先,非独其士大夫所自负,德、法、各国闻亦许之,余以兹事繁重,非绵力所能办,故绝未注意,无从赞一辞。”

张謇认为“医道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只是设立医院需要各类专业人才,不太容易得到,因此暂时搁置起来。外加医院的房屋建筑和设备投入是一大笔钱,而张謇在公益事业上已经投入不少,难免捉襟见肘。以新育婴堂为例,1907年起,每年的费用2万余元,除了公私各界捐助7000余元外,张謇、张謇补助7000余元。1908年,公私各界捐助1.3万余元,张氏兄弟补助3600余元,另外由张謇鬻字得到的2千元弥补不足。1909年公私各界捐助1.5万余元,张氏兄弟补助4700余元,另借2600余元。因此到了1910年3月,张謇在盘点南通各项事业时,还提到“而医院,医学堂未暇焉”,这个“暇”,实在是财力不够。

到了1912年8月9日,晚上张謇乘坐“大和”号轮船从上海回南通,这天的日记里记载有“筹建医院、残废院、盲哑学校”。10月26日,张謇选定了医院的用地。根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建成后的医院计一等病楼3幢、二等病室10间、三等病室14间、诊病室23间、传染病室5间、解剖室3间、洗衣洗浴室2间、浴室4间、甬道7间、厕所2间、门房2间、天水池一座。建筑费用1.59万元,医疗器械购置费1300元、其他设施费用1160元,均由张謇、张謇支出。张謇定其名“南通医院”。

张謇对于南通医院的发展倾注了心血。1914年,南通医院设内科、外科和妇产科。1915年,设产科传习所。1917年,设内科、外科、皮肤科、眼耳鼻喉科(附设齿科)。1918年,设中医门诊。1919年,南通医院购置了X光机。据大生驻沪事务所长吴寄尘11月7日给徐广密的信函,由张謇的德籍顾问替尔为南通医院置办的X光机(当时称爱克司镜)、医药用具、显微镜等,已全数运到南通。这批器械设备的详细账单是直接寄给张謇的,全部款项九八规元4625两是通过大生驻沪事务所付清的。信函中提及的煤油马达,是另托德籍西门子洋行工程师高翕(昔)代办的。

X光机能够清晰地显示受检部位的情况,有助于对病情的判断。X光机在当时的中国远未普及,在南通是稀罕物,有助于疑难杂症的诊断。张謇聘请德籍医学博士夏德门到南通医院工作,还建造两层的X光楼,楼下放置X光机,楼上作为夏德门的住所。

据1920年5月初《时报》上刊登的《南通县南通医院广告》,夏德门作为南通医院聘任的“医长”,承担医院的医治和各种手术。夏德门在南通医院的诊疗时间为上午10点至12点,其间概不出诊,其挂号费和手术费根据南通医院的标准收取。而下午2点至3点是夏德门以私人名义诊疗或者出诊的时间,这大概是为延聘夏德门来南通给予的优惠条件。

张謇对夏德门是信任的,夏德门参与了对沈寿的治疗,也替张謇做过手术。1921年5月底,沈寿病情加重,产生肝腹水。6月5日,夏德门和沙元炳给沈寿诊疗,沙元炳认为可以抽取肝腹水,夏德门则持谨慎态度,表示抽取之后还会产生,而且病人惧怕疼痛不愿抽取,所以还得商议。6月6日,俞汝权也主张抽肝腹水。沈寿因为肝腹水的原因,极其痛苦,而且发现小腿开始水肿,勉强同意抽取,6月7日,夏德门操作,为沈寿抽取了“十六斤”肝腹水。可惜沈寿已经病入膏肓,第二天就撒手人寰。

张謇“因腰有时酸”,接受了夏德门的建议进行手术治疗。8月2日,张謇特地住到狼山北麓的林溪精舍,此处安静,在盛夏又相对清凉,有助于术后的恢复。8月3日,另一位德籍医生冯伯勋应夏德门的邀请赶来,第二天两位医生协同为张謇做手术。估计是施用麻药的原因,张謇感觉“绝无痛苦,裁十分钟耳,乃卧”。之后两天,张謇只能仰卧,麻药失效后稍微觉察伤口处有痛感。第三天能够起坐,8月11日拆线。张謇卧息十天,最终康复。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争春 冒小平摄



随笔二则

□杨谓

不俗即仙骨 多情乃佛心

天麻麻亮的时候,脑子里忽然蹦出一副对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据说此联出自广州白云山能仁寺,我是很多年前从草圣林散之先生晚年所书的一副草书对联中知道此联的。当时感叹的是林老书法艺术的境界之高:平和、饱满、通透,自成一圆融宁静世界。对于联语本身似懂非懂,没仔细想过。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一下资料,若从佛学角度解释此联:“不俗即仙骨”,是指不受轮回束缚,斩断凡俗俗缘;“多情乃佛心”,是指慈悲情怀,多情的佛心是在修持慈、悲、喜、舍无量心之上生起的。

一念三千。蓦觉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比较浅近的理解:

成仙,于凡夫俗子太过遥不可及,上联的关键在“不俗”二字该如何理解。不俗,当指能摆脱世俗环境的制约和束缚,抵挡得住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发现自心,坚守本真。“众生皆佛”,“归源知自性,自性即如来。”能做到这些,就是“不俗”,就是逍遥自在、常乐我净的仙佛。

佛眷度众生于苦厄,虔心利益众生,因此利益众生的心就是佛心。佛的境界和法力是至高无上的,世人怎么能够做得到?如果放低标准,先做到“多情”,那么对于世人就有了普遍意义。佛陀曾把佛理分成三乘,以方便教导根器不同的众生,佛心也不妨如此分。“多情”即“有情”,既自助又助人,既自觉又觉他,爱心和善心,是慈悲心的最初一层。每个人的天资不同、能力不同、社会关系不同,所以能够具备、奉献的爱心也就不可能相同,也不应要求一律,只要有一颗利益他人的爱心就可以了。这样理解,也是符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精神的。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爱心与善心,也是佛心。举一个小小例子,就在昨天上午,一个10岁小男孩从我家出去,在电梯门将要合拢时,他提醒我说:“我上来时另一个电梯里有不少水,你下去时要小心滑倒。”那一刻,那个小男孩的那颗良善之心就是一颗“佛心”。

长年荡桨 群丁拨棹

黄庭坚的书法,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自述学书经历说:“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以前碰到这一段文字,联想到的只是黄庭

坚书法中的那些写得超长的笔画,如撇、捺、横、竖,像划船的桨、撑船的篙。近日为写一新书,反复临写黄庭坚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忽悟那段话中的“长年荡桨,群丁拨棹”八字不简单,大可玩味。

荡桨的动作主要是双臂尽力前伸然后用力回拉,对应到书法用笔,分别是纵和敛。尽力前伸——纵,轻而快;拉回身——敛,沉而缓。手臂及桨的运动轨迹,是一个完整的椭圆,笔力和行气随动作呈多变的曲线状,包裹流转,并不外泄。由此联想到黄庭坚的行书:结构中宫紧缩而四面开张,呈辐射状;紧缩处密不透风,开张处海阔天空;运笔时急时缓,时轻时重,时刚时柔,富有强烈的节奏之美。正好可与荡桨动作相对应。黄庭坚的字极具姿态美,一行之内,数个字的气勢走向、欹侧大小也多变化,上下字之间,多作榫卯状的嵌合,不禁让人联想起荡桨人随着荡桨动作而不断变换着的身姿。看黄庭坚的一行字,则真像一幅《长年荡桨图》。

“棹”字在这个语境中当指其本义:船用撑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撑船用的篙子。棹在水中有浮力,所以拨棹的动作轻快麻利,又由于是“群丁”,即撑船人非止一个而是数个,所以每一个“丁”在拨棹时都要快、准、稳,丝毫不能乱,不然棹与棹会碰撞打架,影响行船的速度与安全。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再看黄庭坚书中作中那些纵放而互不相犯的超长笔画,尤其是那些超长的横画,起起伏伏,如流水般前行,书写它们时的感觉不就是活脱脱的“群丁拨棹”吗?如此,再欣赏黄庭坚的晚年精品《跋黄州寒食诗》《松风阁诗》,眼前分明是一幅幅精彩生动的《峡江棹歌图》!

黄庭坚是宋代文化伟人,他的诗与苏东坡并称“苏黄”,江西诗派的后人称杜甫与他、陈与义、陈师道为“三宗”。他的影响不仅在士林,还渗透到了禅门,南宋初僧人可观的《自赞》诗:“反着袜多王梵志,得人憎是孔方兄。灰头垢面只如此,也好一枚村里僧。”诗中前两句的用典与句法,就来自黄庭坚。黄庭坚的书法经历四个阶段:开始的20年以周越为师,抖擞俗气不脱;后来看到苏子美真迹,遂得古人笔意;再后来又看到张旭、怀素、高闲的墨迹,悟得笔法;第四阶段是由自然造化而悟书法,自铸新风,观长年荡桨而得笔法即此类。他曾自言寓居开元寺之怡怡堂,坐见江山,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我与南通日报的不解之缘

虎年观“虎”

□陈健全

得知南通博物苑推出“寅虎纳福——虎年生肖文化展”,大年初一,我们就来虎年观“虎”。

这次博物苑从馆藏中遴选出80余件文物和5件标本,分“虎啸山林——自然中的虎”“虎生威——文化中的虎”“生龙活虎——习俗中的虎”三个单元,展现“虎”在人们精神文化、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中的烙印,让大家感受“虎”文化的由来和寄寓。

起首的虎年说虎,便是硬核知识。虎,俗称“老虎”,属哺乳纲、食肉目、猫科、豹属动物。在《说文解字》中,老虎被称作“山君”,取“山兽之君”的意思。古代楚国人用“於菟”一词来称呼老虎。在《水浒传》中,老虎被称为“大虫”,在《西游记》中老虎被称为“寅将军”。由于十二生肖中老虎为寅虎,所以它也被称为“寅兽”“寅客”。在《聊斋志异》中,老虎又被叫作“斑子”,等等。

沿大红喜气的走廊前行不几步,一只虎啸山林的东北虎,猎猎乎奔雷之势,尽管是标本。但见吊睛猛虎长啸山冈,张着血盆大口,根根白须毕现,森森獠牙可见,章纹花团锦簇。虎爪踏于石上,一条大尾巴盘曲延长,纤纤毛密布,力道千钧,威武有力,折射出一股王者之风、阳刚之气。

虎生威。正因虎的形象令人敬畏,成为兵权的象征。商代妇好青铜大钺虽是图像,却也遮不住它的威风凛凛。大钺上的虎食人纹饰给人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虞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那个血与火的野蛮年代。”秦杜虎符图片上,虎昂首、塌腰、垂尾,作欲走势。其错金铭文完好,工艺精湛,当属虎符中的佼佼者。虎符作为古代调兵信物,分为左右两半,国君与统帅各持半符。调发军队时持符验对,两半相合才行。而今使用的“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凝视间,不由想起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正是《史记》中的这段记载,让后世知晓兵符的使用,也为虎符增添了传奇色彩。

还有馆藏的一件战国军器——“虎钮𬭚于”,也是虎生威。它通高53厘米,口长径26.8厘米,钮为虎形,虎嘴大张,倨牙翘尾,不怒自威。将其形铸于重器𬭚于之上,无疑体现了古人对虎的图腾崇拜。如今岁月静好,𬭚于无声,然而从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上,可以遥想“两军相当,鼓鼙相望”,感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虎,因勇猛之姿、斑斓之色,也是古今画家喜爱的题材,代有人才。随着人群往前走,赏过刘延汾《设色双虎图》、袁峰《设色虎啸图》、郁瑞麟《双栖图》等,最惊艳的,莫过于张大千二哥张善孖所绘的三幅杰作。尤其是1925年作于大风堂的那幅《设色虎立轴》,气韵生动,画中一只虎妈妈带着三只虎宝宝在山间草丛中嬉戏,老虎母子之情跃然纸上。书画爱好者都知道,张善孖以爱虎、养虎、画虎出名,自号“虎痴”。他与张大千住苏州网师园期间,还养过一只名叫“虎儿”的小老虎,“以虎为师”,观察绘画。20多年前游网师园,就在殿春簃外的西墙壁上,见过张大千手书的“先仲兄所豢虎儿之墓”石碑。看来自苏州,除了虎丘,网师园也是一处跟“虎”有关的人文胜迹。

“快来看灯谜,太有意思了!”每年元宵节都喜欢猜灯谜的妻子兴奋地喊了起来。原来,灯谜与“虎”也有关联。灯谜又称“文虎”,因谜底犹如草丛中的卧虎,难以射中,猜谜便有了“射虎”的雅称。你看,虎年灯谜一束,如果未揭谜底,不知均能射中否?例如:虎年添双翼(《水浒传》浑号)——插翅虎,喜欢猜灯谜(宋词一句)——亲射虎,国运昌则谜事盛(成语)——龙腾虎跃,崇川谜语(中草药名)——通城虎,雅虎(外国政要)——文在寅……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击鸷性食魑魅者也。”虎,还被赋予浪漫想象与神话色彩:虎是仙人的坐骑和灵兽,能避邪镇宅的守护神。于是,“虎”飞入寻常百姓家。虎形玉佩、宋代黄釉伏虎枕、清代红木雕赵公明骑虎像、虎食五毒花钱、布老虎、虎头鞋、虎符刻板、虎纹瓦当,乃至“老虎爪”(金刚脐)、“龙虎斗”(馄饨面)、“老虎灶”等等,一个个民俗物事看过来,无不寄托了国人祛邪佑福、和顺致祥的心愿。别有意味的是,我邂逅久违的惠山泥老虎,“老虎泥叫叫”的清越之声似又萦回;妻子则对“老虎爪”津津乐道,说小时候不论咸、甜,一瓣入口,甭提多香。连90后的儿子,也对一只憨硕可爱的布老虎念兹在兹,复读出儿时端午节奶奶曾经一针一线用零头布做过的印记。

出门,遇一群头戴虎头帽、身着汉服的“虎妞”,与虎头虎脑的“萌虎”表演“金虎献瑞”,虎虎有生气。我们获赠一套5张的“寅虎纳福”主题画笺,说是虎谐音福,送虎就是送福。如此寅虎纳福,不亦乐“虎”。

□冯志鹰

在宣传、征订我仰望的、我热爱的、听我倾诉的,给我文章见报喜悦的、指引我前行的“两报”的路途中,我激情满怀地从城市讲到农村、从大街讲到小巷、从南通港讲到狼山,从观音山讲到通州,人们注视着深情的我,倾听着、应和着、唏嘘着又共鸣着,留下了我走到哪里,哪里读报便蔚然成风的美好回忆。

于是,报纸征订“特别贡献奖”“一等奖”等等荣誉向我涌来。2002年11月11日,《南通日报》刊登了记者唐彦云对我的采访和照片;2007年11月7日《南通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文章《永远的福尔摩斯》。

感谢《南通日报》在我茫然的日子里,接受我的倾诉。

南通日报刚刚度过她的80岁生日,我由衷地祝她生日快乐、青春永驻!

如旧

□吴华英子

春寒,有点小冷,躲在室内看书、泡茶、做做手工。一针一线,一春一秋,知道这都是些寻常。今年的年其实是没有年味的,没有爆竹,没有香火,甚至没有过多祝福,但安静宁静,如我所愿。我实在是害怕喧闹,害怕走进人群,害怕与人交集。年后那场没能持续的大雪,简直落到了我心里,让喜宅的人多了几分理所当然。上班后,强迫自己用最短的时间来恢复状态,且行,且待春暖,倒也心意葱翠。反正心情是能调节的,日子顿觉格外好了。

本命年,闺蜜给我买了成套的红色内衣,心有起伏。我自己并不在意的事,她却记得牢固,且适时给予温暖。我们大多时会在灵魂深处彼此对视,然后在生活中各自斑斓。忽然有些想念,在一座小城南北的离里。也许是要见见面了,说说两个人之间的话,如果她愿意说,我会静静地听,或者,我说她听。很庆幸,这世间总有那么几个要好的朋友愿意无条件地与你分担,与你共享。

没有设定毫无章法的生活,通常会是三分未知七分合理。曾经以为处处光明,每一念都能生出果实来,于是会有不甘,会有激进。后来,也就淡了。而今只愿拂去尘埃,在书本里夹几朵花瓣,找一处安静的地儿随意读上几页,乏了就歇。放下激烈,不动声色地度日,原来可以那么彻底通透地快乐,与时光融为一体,与内心合二为一。也许,真正无所欲无所求,才会令人最为快意吧。

买了很多茶器,很多。志野,粉引,柴烧,备前烧……仿佛要用这些美好来抵制对某些现世的茫然。这些美,美得纷乱,也美得惊心动魄。它们真实就在你面前,温润或粗粝,在手指触摸中快速传递。用它们煮茶,冲泡,承接,慢慢有渗透、有裂变、有开片,神奇而有趣。获取快乐的方式也真是简单,或许就如此刻般煮上一壶热气腾腾的老白茶,看脚边的猫猫狗狗追来赶去,如若再有友人前来叩门相聚,则是喜上加喜的事。

楼下小流浪们大多熬过了冬天,我也终于不再替它们提心吊胆。每日两次按时喂它们,已是日常里的不可或缺。因了它们,我也早已不再期待任何远方,所有的诗意,仿佛都不如眼前苟且。我与它们,早已在这一天一天的虚度里悄悄结盟,它们在,我便在。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尊重,由此以灵魂,以慈悲,以呵护,以宿命涉过。想,所有一往情深的事,从来都不会轻易。它们活着,才是意义所在。我们也是。

这个春天,总有些值得被赞美的事,田埂上迎面吹来的风,树丫间刚抽发的芽,河塘里欢快游过的鸭,还有,我读过的每一本书,写过的每一个字,都在心底慢慢沉积,且化作最真最美的情怀,在光阴里与己同行。

从前的每一天,也都是有欢喜有忧愁,未来大概也是,不过,我仍然希望未来所有的日子都能够如旧。是的,若能如旧,便好。